

二 三 〇 八 七
日本現代名家小說集 (第二輯)

查士元譯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

新 文 藝 叢 書

日本現代名家小說集

(第二輯)

查士元 譯

1930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

譯者序

翻譯作品，本不用寫什麼序。但這裡因譯者在選擇原作時略存主見，故似應略有所述。

譯者深感近代短篇小說，以日本的作品在結構上最爲整美。這在文學批評家看來是好的，壞的譯者無從測知。但譯者以數年讀日本短篇的經驗，深覺此確爲近代日本短篇的特色。

這裡收集的，都是現在還活着的第一流作家的作品。佐藤春夫和菊池寬，當已無人不知。志賀直哉是以描寫日本國民性的平淡爲特長。有島生馬是畫家兼作家。近松秋江是富於情熱的描寫的作家。

志賀的范某之犯罪，寫得十分簡省經濟；但結構上確已臻美備。是一篇可作爲寫小說的模範的底本。近松的男清姬寫得很奢侈，他有意大利作家丹農雪烏的情感熱烈奔放之氣概。他一些不隱飾的寫出男性的苦情。主題係一個典故，即含此意。篇中多京阪間俗語，髣髴國內的

所謂蘇吳軟語，譯時煞費苦心。更有許多關於所謂娼門的專門名詞，譯者對於中國的娼門專有名詞，全無知道，所以只直譯了意。有島的美少年，是用字來寫成的一幅畫。畫家和詩人的眼，不和我們常人一樣，是能透視的；所以他們的作品，妙處在「傳神」。佐藤的厭世家的誕生日，仍不失他一向的幽默和詩情。

至於菊池寬的一篇，是緊湊沒隙縫，在結構上是美健的短篇。有悽切的幽默，有深切的譏諷。菊池氏任受一般時髦青年怎樣的不服，但誰能不對他的藝術上的苦練驚倒感嘆。這一篇更是他對於藝術的苦心結晶，他對於藝術在那里發洩了無限感慨；當時發表時，曾怎樣的轟動，這也是該當受得的賞讚。他運用譏諷，不失自然，因之增加了不少深切味和感動性。且看他寫兩個無名作家間的無聊：

……『那倒有些輕妙！但那麼的作品，不是誰都能寫嗎？至少是日本人都會寫。』是日本人的吉野，昂然而說……

這一篇譯者譯時，最注意的是不使脫原文的流暢。但願讀者讀後仍能

想見他原文的色味和光澤。

譯者附識

十八年冬在日本仙台市

譯者序

三

日本現代名家小說集(第二集)

目次

范某之犯罪·····	志賀直哉作
厭世家的誕生日·····	佐藤春夫作
美少年·····	有島生馬作
男清姬·····	近松秋江作
無名作家的日記·····	菊池寛作

范某之犯罪

志賀直哉作

出了一件意外的案子了。有姓范的年輕的中國人的奇術師，在演藝中用厨刀般的小刀，割斷了他妻子的頸動脈。年輕的妻子當場死了。范某即刻被捕。

在場的有領班和助手的中國人和打說白的；還有三百餘的看客也都親見。觀客席的一端，高一級的地方，占坐在椅上的一個巡捕也親見。但這事件雖是在那麼大衆視綫的中心發生的，可是是故意犯的，還是過失犯的，竟完全不能明白了。

那演藝，是使一個女人去立在板門大小的一塊厚板前，從相離約丈餘的地方，隨喊隨把厨刀般大的刀，一把把打射過去，使能在距女人身體約二寸間的板上，取得一個輪廓的一種技藝。

裁判官問領班的：

「那演藝到底是很難演的嗎？」

「不，在熟練的人，那也並非是怎樣難的技藝。只不過在演的時候，得常常有一種健全的緊張的心緒。」

「那麼看來，這回的事件，不能作為由於過失犯的事件了？」

「當然是這樣的假定；——若沒有這麼極其穩確的假定，那便也不能得到演試的許可。」

「那你以為這回的事是故意演成的了？」

「不，那倒也不是。因為隔了丈餘的距離，雖是單靠熟練和直覺的能力演的技藝，但究難斷言會和用機械般的定能正確的射去。不過在沒有發生這樣的過失之前，我們想這樣的事總不會有的；這是事實。但現在在這里已實際的引起了這樣的事的時候，我們以為不能拿出會這樣想過的主張來，對此事加以判斷。」

「你到底以為是那一方的？」

「我終也不能明白。」

裁判官沒法處問了。這里確有了殺人的事實；但全沒有是故殺或謀殺的證據；（若說是謀殺，但裁判官以為決沒有這樣精巧的謀殺。）接着裁判官把在范某沒加入演藝班以前，一直就跟着的助手的中國人喚來，開始審問。

「平常的行爲是怎樣的？」

「是行爲端正的一個男子；賭、嫖、酒都不犯。並且去年起，他又相信了基督教；英國話說得也好；有了暇時，似常常在讀着教義書。」

「妻子的行爲呢？」

「那也是端正的人。想來你也所知道，走江湖顯技的人，決不會個個都是規矩的人。引了他人妻子逃走，這樣的人，竟也常有；范某的妻子也是略具姿色的女人，這樣的誘惑，有時似也受着。但她決不和這些人打在一起。」

「兩人的脾性呢？」

「兩人都一樣的對於他人是極其柔和親切的；兩人對於他人又都是抱有強健的克己心，決無發怒之事。（但說到這里，那中國人停了話。想了一會，便又接着說道）——這事若給說了，於范某似是不利的，也得爲他擔心的；只是老實說來時，奇怪得很，對於他人是那樣的柔和親切有克己心的兩人，但到了只兩人的時候，不知怎的，他們竟是這般可驚的互相殘酷相對的。」

『這是什麼緣故？』

『可不懂。』

『你所知道的最初便這樣的嗎？』

『不是的。兩年前他妻子生了產；據說那孩子是早產，三天便死了的。從此兩人感情漸惡，這我們也能知道。兩人常常爲了極難解決的問題，起劇烈的口角。這樣的時候，范某即刻變了蒼白的臉。但那男子結局每回都是由他自己方面沉默，從無對於妻子，下粗暴的手段。尤其是因爲那男子的信仰不許他這般做。只是看他的臉上，則也明顯的表現出

決不能抑下的憤怒。因此有一回我曾這樣說：既經這樣的不和，便永久不住一起不好嗎？但范答道，在妻子方面便是有要求離婚的理由，我這里却沒有要求的理由。范對什麼都依着自己的所欲。他也說着，無論如何不能愛妻子；不被自己愛的妻子，漸漸的也不愛自己了；這是當然的事。他去讀聖經和教義書的動機也是爲此；他似想着如何的能軟了他的心，如何的能把憎着並無可憎的理由的妻子的，是十分暴虐的自己的心矯正了。妻子實在也是可憐的女人。自從和范一塊以後，已有近三年光景，做着走江湖的藝人，到處流浪奔轉；故鄉的阿哥，是一個放蕩者，所以家早已破亡沒有了的。假使和范分離，這已流浪四年的女人，當不會有來信用她和范結婚的男子。所以便是不和，也只有和范做一起。」

「但你對於那事件，到底以爲是怎樣的？」

「是問我以爲這事的是過失犯的還是故意犯的意思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我實在從那事發生以來，也曾作了各種打量；只是越打量，却越

不能明白了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不知道爲什麼。事實如此。恐怕誰也會這樣的罷。會去問那打說白的，他也說越不明白了。」

「那麼事件發生的瞬間，你以爲是怎的？」

「那時我想了的，我想（竟殺了嗎。）」

「哦。」

「但那打說白的，聽說他曾想（壞了！）」

「哦——但這不是由於那人的不十分知道他們兩人平常的關係；總直情的這般想了的嗎？」

「這或者對的；在後我也覺得我的當時想（竟殺了嗎，）也一樣，或者是由於太知道了兩人的平常的關係，便直情的這般想了的。」

「當時范的態度是怎樣的？」

「范（啞）的喊了一聲。於是我也發覺了，一看女人的頸頭直淌

着血了。最初的瞬間是立着的；即刻曲下了膝，但被射刺中了的刀吊着身子；把那刀拔出，女人的身體便也同時向前倒下了。其間誰也沒可奈何。只呆木了看着。但確實情形我也不能說；因為當時我是沒工夫去看范的態度；只不過好似在數秒間，范當也和我們一樣罷。接着我便浮起了（終於殺了）的想念。這時范變了青蒼的臉，閉着眼立着。幕閉了，把女人扶起一看，已是死了的。范由奮昂變了可怖的臉，說着（爲什麼起了這樣的過失，）便跪在那里，默禱了好一會。」

『沒有狼狽的樣子嗎？』

『稍有些狼狽的。』

『好了；有要問你的時候，再來喚你罷。』

裁判官退下了這助手的中國人，最後便使把本人帶上來。范某作着憂愁莫展的臉；却似一個能幹聰明的男子。一眼看去，裁判官便明白他是患着神經衰弱。於是看范某著了席，即刻說道：『剛才已查問過了領班和助手；現在便得審問你了。』范某頷首。

「你一直都不曾稍稍愛過你的妻子嗎？」

「從結婚這一天起，到生了孩子的時候止，這其間我是真心愛着妻子的。」

「爲什麼不和了起來的？」

「因爲知道了妻子生的孩子，不是我的兒子。」

「你知道你妻子的對手的男子嗎？」

「想像着哩；他是我妻子的表兄。」

「是你相識的男子嗎？」

「是親蜜的朋友。是他提起我們兩人的結婚的。是由他勸我結婚的。」

「那是沒嫁到你那里以前結的關係罷？」

「當然是的；孩子是嫁到我這里第八個月生的。」

「助手曾說着是早產哩……？」

「是我這樣告訴他的。」

「聽說孩子卽刻死了的哩？」

「死了的。」

「怎的死了的？」

「是受乳房窒息死的。」

「這不是你妻子故意這樣做了的嗎？」

「她自身是說着由於過失的。」

裁判官停了口，凝看着范某的臉。范仰起臉閉目等着問下去。裁判

官道：

「妻子關於那關係給你明說了嗎？」

「沒給我明說。我也不想問她。因為那孩子的死，也似補償了一切，所以我想我自己總得盡所能的給以寬大。」

「但結果還是不能寬大了的嗎？」

「是的；還留着只以孩子的死所不能償補的感情。分離着的時候，比較的還能寬大恕赦；只是妻子一到了眼前，做着什麼時，看了她的身

體，即刻便感到一種不能抑制住的不快。」

「你不曾想離婚嗎？」

「想是常想的；但從不會在嘴上說起過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因爲我是軟弱心腸沒用的人。因爲妻子說着若和離了婚，便不能活着的。」

「妻子愛着你嗎？」

「愛却並不愛着我。」

「那爲什麼說着這樣的話？」

「一則因爲由於有活下去的必要；並且也因爲娘家全給她哥破壞完了沒有了；她也知道不會有妻會做過走江湖藝人的妻子的女人的真心的男子。又因爲若去尋工作做，爲了腳小，是不能的。」

「你們兩人肉體上的關係呢？」

「這和普通的夫婦，大概沒兩樣。」